

世界儿童文学新经典

安妮卡的宝石

[英] 爱娃·伊博森 / 著
章棣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安妮卡·伯克

安妮卡的宝石

一部关于爱情、冒险和发现的
小说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安妮卡的宝石

[英] 爱娃·伊博森 / 著

章棣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0516

Eva Ibbotson

The Star of Kazan

Copyright © Eva Ibbotson 200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妮卡的宝石/(英)伊博森著;章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世界儿童文学新经典)

ISBN 978-7-02-009636-7

I. ①安… II. ①伊… ②章…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8677号

责任编辑 王瑞琴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千字

开 本 720×1020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页2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9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36-7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近几年,本社曾先后从多个国家引进版权,出版了“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系列、“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国际获奖系列”近40种,深得孩子们的喜爱,也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应广大读者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其中最精彩的作品又经过一番译文修订和编辑加工,配上精美的插图,推出这套“世界儿童文学新经典”12种,献给年轻的读者。这些作品,均是近二十年来,在世界各国流行的儿童小说,它们虽然不像普遍意义上的经典作品那样,经历了时间的流逝,空间的变迁,但是这些作品中所具有的知识性、艺术性以及精彩的故事情节,不仅不亚于那些“古典作品”或“近代经典”,而且更贴近当今孩子们多姿多彩、充满幻想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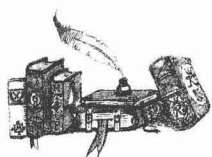
当今的孩子学习压力很大,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试压得他们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如果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长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读一读这些精美的作品,他们不仅耽误不了功课,而且还会有巨大的收获,因为通过这些作品,孩子们会进一步领悟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从而更加珍惜自己的童年,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3年1月

目 录

第 1 章	艾利拾了一个女婴	1
第 2 章	黄金之城	9
第 3 章	白驹	20
第 4 章	基督山伯爵夫人	29
第 5 章	喀山之星	39
第 6 章	圣诞鲤鱼	50
第 7 章	幸福来了	57
第 8 章	斯碧陀庄园	70
第 9 章	小马驹	87
第 10 章	小狗赫克托尔	98
第 11 章	神奇的温泉	108
第 12 章	烧糊的气味	117
第 13 章	吉普赛人	122
第 14 章	教父	139
第 15 章	海曼的荣誉	149
第 16 章	湖边发现的照片	155



世界儿童文学新经典

第17章	意外的礼物	168
第18章	康纳德舅舅的故事	175
第19章	证据	188
第20章	格罗森福勒宫	198
第21章	第126号	209
第22章	拉格纳·海利布理	215
第23章	营救安妮卡	219
第24章	坦白	230
第25章	人去楼空	235
第26章	何去何从	240
第27章	河滨酒店	245
第28章	信和洛克	253
第29章	剪贴册	265
第30章	蒸汽船	271
第31章	纪念日	277
第32章	海曼的新打算	286
第33章	御马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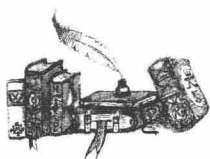


第1章 艾利拾了一个女婴

艾利进教堂不过只是为了歇歇脚。这可不是一个进教堂的好理由，但她身材已经发胖，又上了年纪，她的脚已经不堪重负地疼了起来，而且疼得还不轻。

这是一个六月里的美好夏日，艾利和她的朋友希莉德（艾利有多胖，那希莉德就有多瘦）一大早就从维也纳出发了，乘着一列小火车来到多夫斯特山脚下，打算登上山顶。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她们都会去爬山，这一天是她们的休息日。这一天她们解掉围裙，换上阿尔卑斯山地农家少女装；她们背上装着意大利蒜味香肠三明治和切片梅子蛋糕的帆布包，这样爬到山顶上就不会饿着肚子欣赏美景了。厨子艾利和女佣希莉德在一个住着几位教授的大宅子里干活，工作关系成全了她们多年的友谊。平日里，她们一直在教授们挑剔的目光下，清理、做饭、购物，擦洗房屋的各个角落。在整整一个星期的辛劳工作



之后，一次远足是再惬意不过的了。

而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周日，艾利换了一双新靴子。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远足决不是炫耀新靴子的时候。在差不多到半山腰的时候，她们来到了一块缀满鲜花的草地；隔着草地，一座洋葱形屋顶的白色教堂在草浪间闪现。

艾利停下了。

“呃，希莉德，我想去为我的母亲祈祷。我昨天晚上梦见她了。要不你先走吧，我随后就来。”

希莉德不屑地哼了一声。

“我说了让你别穿新靴子。”

于是希莉德继续往上爬。艾利走过架在小溪流上的木桥，进了教堂。

这是一个可爱的教堂——总有些地方，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上帝举办的一个绝妙晚会。天堂，而这个教堂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天花板上画满了天使和金色的星星，圣乌苏拉在画中张开双手。一看到这些，艾利立刻觉得自己的脚舒坦了很多。教堂里供奉的圣物不是一块令人毛骨悚然的趾骨，或是一只干瘪的手，而是一绺圣徒的头发，装在一个镶着珍珠的圆顶玻璃杯里。虽然教堂周围没什么人迹，却依然有虔诚的信徒在贞女脚下的花瓶中插了一束新采的高山杜鹃花。

艾利坐上了靠背长椅，松开了鞋带，为多年前去世的母亲祈祷……然后闭上了眼睛。

她感觉自己还没怎么睡呢，就醒了过来。教堂依然是空荡荡的，但似乎有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把她从浅睡中吵醒。她环视一圈，却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不过，在圣坛阶梯下面的深红色地毯上，一个包裹引起了她的注意。

包裹有差不多一个西葫芦那么大，而且应该还是一个很大的西葫芦。艾利一开始以为这是有人把这作为丰收礼献给教堂的。但是丰收节不是在九月吗？现在不过才六月。而更让艾利大吃一惊的是，这个貌似西葫芦的包裹突然发出了声音，是一阵微弱的呜呜声……



是小猫……或是一只小狗？艾利系上了鞋带，走过去看个究竟。情况比是小猫或小狗还要糟糕。

“噢，天啊，”艾利无法控制地叫了起来，“噢，天啊，天啊，我的天啊！”

希莉德早就已经爬到了山顶。她已经欣赏够了山顶的风光，吃掉了一整块意大利蒜味香肠三明治，吸足了山间清新的空气。但艾利还未出现。

希莉德有点恼火。当你在山顶享受景色的时候，总会希望有人陪着你。她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人影，只得收拾背包，沿着石坡路，穿过松林，回到了草地边上的教堂。艾利还在里面，坐在第一排的长凳上——但怀里多了个东西。她一脸茫然，带着一种兴奋的红晕。样子很奇怪。

“有人留下了这个。”她说。

艾利拨开包裹的一角，让希莉德看。

“上帝啊！”

包裹里那个幼小的生命看上去不过刚出生几天，但却奇迹般地活着。她身上散发着生命赐予的热量，像一块新出炉的面包一样腾腾地冒着热气。她的双腿在包裹里不安分地蹬着。当希莉德伸出瘦削的食指触碰她的脸颊时，她睁开了双眼，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她们。

“围巾上别了一张便条。”艾利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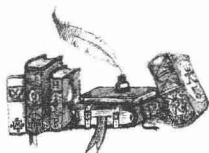
这张纸条布满了泪痕，上面写着“请好好照顾我的女儿，把她送到维也纳的修女们那里去吧”。

“我们该怎么办？”希莉德焦急地问道。她们俩都没有结过婚，对照顾小孩的那一套一无所知。

“就按便条上说的办，把她送到维也纳的修女们那里去，不然还能怎样？”

一个小时后，她们抱着婴儿在山下的佩特斯多夫小镇上出现。镇上也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谁的孩子。

“她肯定是从路那头送过来的，从山口那边。”他们说。



一位农妇给了她们一瓶牛奶。她们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那座小湖边的火车站，等待回维也纳的火车。

这个散发着热腾腾的潮气、精力旺盛的幼婴，一路上不停地折腾，这让她们在回到维也纳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天色已经开始暗去。她们知道在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修道院会收留女婴，但她们没钱租马车。

她们只得选择有轨电车。虽然这是一辆新式电车，但当她们到达圣心修道院门口时，天还是黑了。

修道院的铁门紧闭着。一栋白色的矮房里传出唱诗班的歌声。

“她在这儿会没事的。”艾利抚着婴儿的脑门说。

希莉德拉了门铃绳。铃声回响了一会儿，却没有人来开门。

她又拉了一次。过了一阵，终于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修女穿过院子，匆匆地来了。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么？”修女问道，透过渐浓的夜色凝视着她们。

“我们带来了一个弃婴，修女，”希莉德说，“我们在山里的一座教堂里找到的。”

“别，别，别！”修女挥起双手，满脸不安，“快把她带走，你们不该来这儿的。我们正闹斑疹伤寒呢，还在隔离。已经有三位修女得病了，孩子随时都有被传染的危险。”

“斑疹伤寒！”听到这个可怕的词，艾利不禁打了个寒颤。

“赶快把她带走，赶快！”修女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像赶鹅一样赶她们走。

“那能带到哪儿去啊？”希莉德发话了，“总得有个地方吧。”

“现在正是传染病流行的时候，没人会收留小孩的。”她说，“你们过六个星期再来看看吧。”

她们被关在门外，干瞪着眼。

“我们先把她带回家，明天再打听。”

“教授们会同意么？”





“用不着让他们知道，”艾利说，“把她放在楼梯下面就好了。他们从来不下厨房的。”

但她恰恰错了。

这三位教授自打出生就住在一起。他们的房子坐落在维也纳最古老城区里的小广场南边，不远处就是皇宫和西班牙骑术学校。从楼上可以看见盘旋在圣斯蒂芬大教堂塔尖的鸽子。圣斯蒂芬大教堂正处于城市的最中心；而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这也就是他们整个世界的中心了。

即使被如此众多的名胜环绕着，这里依然不失如在室内般的宁静。在石子路的中央，矗立着一尊勃伦纳将军战马青铜塑像。这尊铜像被孩子们当做一个巨大的玩具，连接了现实与孩子们的幻想：他们骑着它、轻拍它，下雨的时候就躲在下面，幻想自己身处肃杀的战场。这位将军曾是一位抗击拿破仑侵略的英雄，这个广场也因他而得名，叫勃伦纳广场。

在这位骑马将军旁边是一个喷泉。喷泉的水不深，围着一圈很宽的石边。有时，孩子们会在城市西北角的普拉特游乐园赢得几尾金鱼，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喷泉时会把金鱼倒进去，这样喷泉里就有了金鱼游动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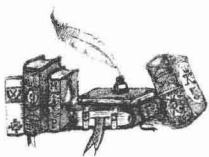
广场西边的教堂因守护神圣弗洛里安^①而得名。这座漂亮的教堂拥有一块幽绿的墓地，野花在其中肆意生长；对面一排被铁皮包裹着的栗子树将广场与紧邻的一条通往城镇中心的马路隔开，也隔绝了尘世的喧嚣。在广场的一角还有一个小书店；它的对角处是一个搭着条纹雨篷的咖啡店。看起来，这个广场拥有让人们生活舒适所需要的一切。

教授们住的房子是周围一排房屋中最大也最漂亮的一栋：一楼有一个锻铁阳台，窗台上有花盆箱，门锤是一只猫头鹰头的形状。

三位教授当中，朱力斯教授年纪最长。他蓄着尖尖的山羊胡，身材高大，成天绷着脸。许多年前，他曾经距离婚姻的殿堂已经很近很近了。但就

① 守护神圣弗洛里安，传说中保护人类免受水灾和火灾的守护神。





在婚礼前一个星期,新娘却不幸去世了。从此以后,朱力斯教授就再没怎么笑过了。他是一位地质学家,在大学里担任教授,向学生介绍氟石、花岗岩,还有一些地质考察时的实用小技巧,可以保护眼睛不被敲击岩石时飞溅的碎屑伤到。

他的弟弟埃米尔教授俨然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又矮又胖,头上光秃秃的没有一根头发,上楼的时候还会稍稍有点喘气。他是一个乐天派,精通艺术史,可以凭借一幅画里天使的脚趾鉴别出这是丁托列托^①还是提香^②的作品。

第三位教授是三个人里最年轻的,名叫格特鲁德。她专修音乐,讲授和声以及旋律配合法,并在市管弦乐队中弹奏竖琴。照顾一架竖琴就像照看一个壮硕而又任性的孩子,你必须抱着它走,保护它不受气流的影响,还要搬它上车。正如许多竖琴家一样,格特鲁德经常面露愁容,心情忧郁。

三个人这辈子连被子都没有叠过,更不用说洗袜子或者煮鸡蛋这样的事情了,纯粹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艾利和希莉德外出休假前都会事先准备好午餐。但是教授们在临睡前仍然需要帮助。朱力斯教授需要一杯威士忌和一杯苏打水以帮助睡眠;埃米尔教授的胃非常的娇弱,一杯加蜂蜜的热牛奶是必须的;格特鲁德教授有脚寒的毛病,需要在被子里放一个热水袋。现在,他们正等待佣人的睡前服务。希莉德和艾利总是在九点钟准时回来——但今天却是个例外。

“我们怎么办呢?”朱力斯教授问道,将头探出门外焦急地等着。

“我想我们最好下去看看。”他的弟弟说。

于是他们下楼,经过客厅和书房,来到了一扇铺着绿色厚毛呢地毯的门前。这扇门后就是他们绝少涉足的厨房。他们小心地打开了门,打开了另

① 丁托列托(1518—1594),十六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丁托列托曾受业于提香门下,作品继承提香传统又有创新。

② 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他在油画技法上对后期欧洲油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一个世界：这里的木桌被擦洗得发白，炉围也磨得很光亮。炉火静静燃着。但是艾利和希莉德跑到哪儿去了呢？那威士忌、热牛奶和热水袋又在哪儿呢？

突然，后门打开了，两个女人走了进来。希莉德的帽子歪着，艾利的头发散了下来，手里还抱着个东西。

一片沉寂。

“那……是什么？”朱力斯教授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指着那个包裹问。

“是一个婴儿，先生。有人把她遗弃在一所教堂里了。”希莉德说。

“我们想把她交给修女们，”艾利说，“但是他们那儿正闹斑疹伤寒，在隔离。”

婴儿转过头，抽了一下鼻子。埃米尔教授惊讶地看着她。他习惯了圣子耶稣一动不动静静地躺在圣母怀中的画面。但这个婴儿却如此躁动。

“绝对不能让她待在这房子里，没有商量，”朱力斯教授说，“哪怕一天也不行。”

埃米尔教授点了点头：“想想她会有多闹腾……”

“还会影响情绪，”格特鲁德教授说，“更别提她最终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了。”

“不过就到隔离结束而已。”艾利说，“几个星期时间。”

朱力斯教授摇头。“这决不可能。我是不会同意的。”

“那好吧，先生。”艾利冷冷地说，“我们明早就把她交给警察，他们总会有办法处理掉这孩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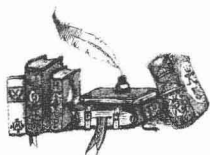
“交给警察？”埃米尔教授吃惊道。

婴儿轻轻扭动了一下，睁开了双眼。

“上帝啊！”朱力斯教授惊愕道。

如此纯真的一个小生命，是必然不应该被送进警察局里，与罪犯和醉汉们为伍的。

朱力斯清了清嗓子。“绝对不能让她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绝对不能。”他说。



“她不能发出声响来。”埃米尔说。

“我们的工作也决不能被打扰，一分钟也不行。”格特鲁德教授说。

“而且一旦隔离结束，就把她送到修道院去。好了，我的威士忌呢？”

“我的热牛奶呢？”

“还有我的热水袋呢？”

教授们都上床休息去了。艾利和希莉德腾空了一个装桌垫的抽屉，垫上叠好的毛毯，给婴儿垫上借来的尿布，让她躺在了抽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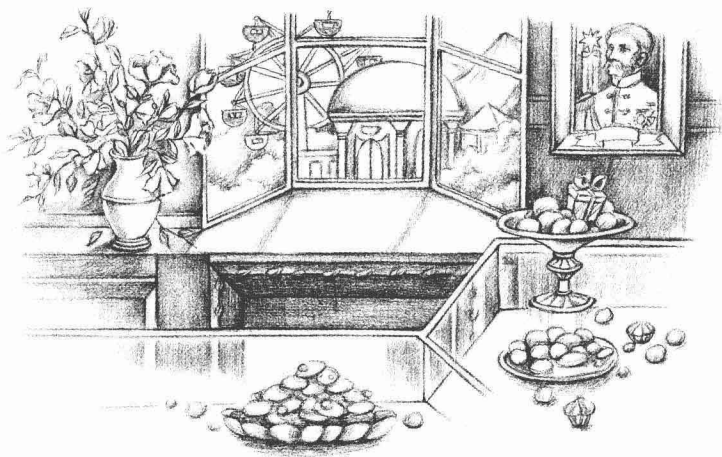
“我们该给她取个名字，就算她最后不是我们来抚养。”希莉德说。

“我希望用我妈妈的名字。”艾利说。

“你妈妈叫什么？”

“安妮卡。”

希莉德点了点头：“安妮卡。好的，就这个吧。”



第2章 黄金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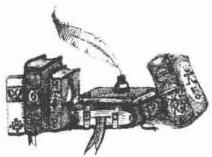
维也纳城彼时正是奥匈帝国的首都,统治着欧洲中部十三个成员国。

已入暮年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①是当朝的皇帝。他不仅在市中心拥有一座冬宫,还在气候宜人的市郊建有一座夏宫。然而,他的生活却很寂寞。他的夫人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唯一的儿子也饮弹自尽了。然而,残酷的命运没有能够击垮他。他并未就此迷醉在酒池肉林当中,仍然坚持在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翻看政府工作报告,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晚上会像他的士兵一样,睡在一张又冷又硬的铁板床上。他甚至会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差人找来十二个生活困苦的人,为他们洗脚。他想做一个好人。

然而年岁不饶人,他已经连腰都不能弯了。当小女孩给他献花的时候,

^①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48—1867在位),奥匈帝国的缔造者暨第一位皇帝(1867—1916在位)。





他不能亲自去接,否则僵老的身体一旦弯下去就无法直立,只有靠助手帮忙才能扳直。有时,维也纳的学生们用粉色的纸巾折成很多颗小小的心形,在他骑马经过的时候把它们一把把地撒到他身上,这些心就会挂在他的胡子上,被他吸进鼻孔里,让他不停地打喷嚏。

尽管如此,维也纳的人民依旧热爱他和他的那份固执。他们喜欢这个即使有汽车却仍然选择乘坐那辆旋转着金色车轮的马车走街串巷的国王,喜欢这个从来不高高在上的国王。他们喜欢看在他生日那天燃放的焰火,喜欢那套逢典礼必穿的军礼服。这套衣服包括一条粉色的裤子,一件蓝色的轻骑兵束腰外衣,一把提洛尔来福枪,以及一顶插着一片巨大的羽毛的威严的头盔,这一套穿起来真是颇费周折。

维也纳的每一所学校都挂有他的画像。他的那张布满络腮胡的脸以及光秃的头顶,对小孩们来说就像自己的爷爷一样熟悉。

除了这位皇帝和皇家宫廷剧院^①之外,维也纳还因它的音乐而闻名。几乎每一位伟大的作曲家都曾经在维也纳留下了印记,像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还有斯特劳斯。在这里,每一个房间都会有音乐流淌而出,每一个咖啡店里都有华尔兹韵律在跳动,即使在街道上也有人拉着手摇风琴享受音乐的快乐。而在那富丽堂皇的歌剧院当中,更是常年都有体态雍容的女高音倾情演唱。

再有就是食物了。维也纳人的一大乐趣便是美食。街道仿佛被各种香料熏制过一样,走到哪儿都可以闻到烹调的味道。香草、现磨咖啡、肉桂、泡菜,各种食物的气味调和在一起。即使是黄瓜沙拉这种几乎不会在其他城市见到的食物,在这个城市当中也会有它独特的味道。

在糖果店里,你可以买到用杏仁蛋白软糖捏成的形态逼真的小甲虫、小瓢虫,还有身子缩进壳里的小蜗牛。那里的糖老鼠做得是如此的精美,以至于孩子们都舍不得咬下第一口。用姜饼做成的小房子里,还游荡着几个奶

^① 皇家宫廷剧院,即现在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全世界公认的一流歌剧院,是以“音乐之都”享誉世界的维也纳的主要象征,素有“世界歌剧中心”之称。